

南

方新学人

艾晓明◎主编

李公明◎著

思想守望录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思想守望录

李公明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230,000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218-02855-1/I·344

定价:1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我们处在一个“散文时代”。

黑格尔曾把现代市民社会称为“散文时代”，而与“诗”的古典时代相对。市民社会中个体不再与总体统一，不再从城邦和国家中获得重大动机，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一只羊的丢失和一个姑娘的恋爱”之类的俗务。不能说黑格尔是在否定人的现实利益、鄙视平民的日常世界，但“诗”与“散文”之分，不但深刻洞察了艺术在现代世界的艰难命运和独特的存在方式；而且还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和思想之中：“诗”是纯粹、青春和爱情，“散文”却是对庸常、世俗、实利的认可。

在阴霾遍地的 70 年代，中国思想家顾准呼唤“从诗走向散文”，他要以此告别以“终极理想”为号召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时代，进入民主的开放社会。“诗”是红旗、广场、运动；“散文”是进步、改良、积累。二十年的中国改革也就是试图从诗到散文的社会变迁。

我们现在所处的“散文时代”同时包含这两个意义。

对于黑格尔来说，“散文”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诗”的、

“理想”的东西在“散文时代”的消逝，表征的是人的完整性的丧失和美的退隐，所以他说“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通过席勒和马克思，“散文时代”延伸为“现代异化”，直接指向现代性的批判。

对于顾准来说，“散文”的概念是一个借用，它指称的是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不再通过暴力革命或一方吃掉一方的方式来解决，而是通过商讨、妥协等民主的方式达到共识。如此，则自由的讨论和理性的批评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

岁月悠悠，星移斗换。二十年的改革引发了中国空前的剧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由此出现了现代公共领域的雏形。尽管它还没有得到体制化的保障，还囿于权力和经济的牢笼，并表现为从行政系统向经济系统的靠拢，但毕竟表明社会——文化系统日益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在各专业学术之外，跨学科的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它们所指向的，是生气勃勃而又危机严重的当代现实；它们所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和呐喊。尽管这类出版物目前有不少还是流俗寻常之论，还属于一般文体学上的散文，但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无疑将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而峥嵘崭露，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建。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在顾准的意义上，“散文时代”都是一个需要批判的时代。黑格尔认为“散文时代”的非理想性需要批判，顾准认为“散文时代”的是自由批判的时代。批判不是对着干，不是故意唱对台戏，更不是政治裁决，而是对现象、

事态和问题分析审查，是对一切不合理、不真实、不健康的存在的抗议。这是民主体制下解决争端的基本方式，也是公民权利的主要表现。如果我们承认不能从过去的“过分集体化”和“过分政治化”反转为“过分私人化”、“过分经济化”，我们就需要自觉参与目前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可能通体光明，我们即使在进步中也需要批判；如果我们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改进和公民的幸福负有责任，那么这首先就是批判的责任。

批判以自由为立场。作为对僵化体制和权威话语的挑战，批判不充当任何权威系统的代言人，也不自以为是普遍真理的传声筒，而是学术思想和公共关怀的自由表达。批判声音的合理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舆论一律、统一标准、至上权威等等的否定；批判的目的，是冲破思想控制和文化霸权，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的空间。“人语喧哗”的自由批判，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和标志。

批判以个体为起点。在否定了诸种先验的标准和外在的权威之后，只有以知识分子个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知判断为出发点，批判才可能是真实的、有创造性的；才可能发出平等的、多元的声音。只有多元个体的交锋和探讨，才可望形成基本的交往规则和有效性标准，进而使个体言说和议论不是情绪发泄，不是随便闲聊，而是导向公共伦理和民主体制的建设性努力。

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个体经验是现代文化批判的原则。

诞生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先锋。我们可以骄傲于广东经济指标的增长，我们却难以自豪于广东

文化批判的成绩。除 1993 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左岸文丛”外，我们的文化批判基本上乏善可陈。这也许与广东的文化积累相对贫乏有关，也许与知识文化人士的疏忽有关。但总得要改变，作为生活在广东的知识分子，我们愿在这方面有所努力。

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我们根据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个体经验三条标准组织了这套丛书，作者多为学有专长并对社会文化等较广泛的问题保持敏感的中青年学者，文章是从他们大量文化评论中选出的。随笔短论当然不具备充分的学理和周密的分析，但这些不拘一格文章或许更直接地指涉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更能拥有广大的读者。

我们认为，广东所能贡献于中国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先行，也包括文化批判方面的拓展。批判立场不是任何一地学者的专利，自由精神是现代文化的普遍原则，个体写作是全部作者的权利。我们相信，凭借经济增长和社会演进而率先萌生现代性突破的广东，也可以在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方面有所创获。

这是严肃的事业，这是连续的事业。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志参与进来，把“南方新学人丛书”不断地出下去。学人指看南粤，将会郁郁葱葱。

单世联

1998 年 5 月 10 日

目 录

第一辑 思想守望

3	赶快上路赶快思
11	价值·艺术·社会
22	地平线上的希望
34	向生存提问
42	怀着期望前行
54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杰姆逊的文化 理论
64	为什么我们会同受煎熬
74	信仰与腐败
87	“科层制”与青春故事
97	城邦：在神话与理性之间
106	费正清的意义与影响
111	历史的另一种雷鸣
123	生存与生存的价值

第二辑 风雪眉批

- | | |
|-----|-------------|
| 131 | 杰里科的春天 |
| 133 | 江河不朽 |
| 135 | 散文的岁月 |
| 137 | 文化的祝祷 |
| 140 | 我如何向巴黎告别 |
| 143 | 灯与树 |
| 146 | 你好，白轮船 |
| 149 | “高师精神”与师范生 |
| 153 | 谁是诺拉？ |
| 155 | 向日葵的文化史 |
| 158 | 双瓣的心 |
| 161 | 岑寂与风雪的俄罗斯 |
| 167 | 《水浒》眉批（二十则） |
| 192 | “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
| 195 | 足球不幸球迷幸 |
| 197 | 迁徙与怀乡 |

第三辑 艺术史学与人文关怀

- | | |
|-----|-----------------|
| 203 | 关于艺术“多元化”的思考 |
| 211 | 黄新波：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战士 |
| 214 | 《广东美术史》引言 |
| 223 | 敦煌藏经洞佛教画一瞥 |

230	广东明贤书法略谈
237	清代广东碑学述略
243	战时新生活中的延安农民与地主
249	艺术史学与人文关怀
259	中国现代美术伤时忧国精神的随想

第四辑 观者有心

279	《霸王别姬》的二元对立结构及其他
283	蝶衣之死
286	红色中国的现代弥撒
296	《泰坦尼克号》的真正悲剧是什么?

第五辑 书边偶语

303	书边偶语(八则)
314	五千年与九万里的沧桑
318	旧籍与新知
321	书斋纪事
326	走向哲学的起点
330	静读的夏日
334	“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338	给法律一个说法
342	读书献疑一则
347	汉译学术著作中的“文献选读”等问题
356	后记



思
想
守
望

赶快上路赶快思

“运思的人越稀少，
写诗的人越寂寞。”

——海德格尔

据说海德格尔晚年读老子，是要在运思稀少的人群里打破写诗的人的寂寞。这事使我深深地泫然感佩。有人写诗，有人运思，不分时代的辽远与地域的睽离，人类得救的希望便不会毫无着落。

早就听说《思·史·诗》是一本有所运思的书。最近从友人处借得一阅，诚觉得这是我国哲学界近年来并不多见之作。因为它既有意境、心绪上的澄明观照，也有对概念、命题的缜密分析，符合“哲学”二字的本原要求。

现象学、存在哲学均非我的本行，因此

我的所思也许和作者所论并不合辙。但，人类思想的相影响经常如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棵树摇晃着另一棵树。我被推动着上路，被诱发着思。

《思·史·诗》主要讨论了卡西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杜弗朗等人的哲学思想，这是一条风光旖旎的思想风景线。与逻辑实证和语义分析的另一路数相比，这边汹涌是追根溯源式的诗思，直抵全部“世界”的本源性底蕴，所启示的是对“存在”的惊异与敬畏之情。因此，在这路上行走的，都是真正的思想巨匠，其独一无二的标志是：战战兢兢地开掘着思维的暗道的同时，飞扬着浪漫的禀赋、震颤着神秘的悸动，为的是那曾被认为是绝对地远在天边、绝对地不可测量的本源、真在其实很可能就近在眼前、可以亲昵其上。于是，对这些思想者的研究，也相应地隐含有同等的期待和要求。多年来，国内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不但多停留在复述、抄引的水平，而且更缺乏的是与研究对象在心灵意绪上的感应、共鸣，结果是难以搔着痒处。

《思·史·诗》的最大特色在于确有所思、所感，能够与被研究者一同漫步林中，并携读者同往林中空地。实际上，哲学史是“学”不来的，非得要一同漫步、一同思不可。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学习”方法会令初学者摸不着头脑，不如甲、乙、丙、丁来得清楚。但，思想本来就不是清楚分别如中药店的药柜子，而是一种种弥散的气息、晃动的氛围，只能嗅、只能吸纳，然后才能了然于心、朗然于目前。对此，《思·史·诗》中有一段话十分中肯：“‘思想’是存在性的，不能像知识那样由表象的描述、定义、公式来传达，存在性的‘理解’是在行

动之中，要‘知道’什么是‘思想’，只有自己去‘思想’。只有走上了‘思想’之路，才能‘知道’什么叫‘思想’。从另一方面来看，‘存在性的思想’既是‘本源性的思想’，因而就不是学习性、模仿性的思想，而永远是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思想者永远是创始者。”^① 没有主动上路的欲望，没有敢于创始的气度，“学习”哲学者便永远与“哲学”无缘。

自从人类脱离蒙昧以来，求知的欲望就从未停息。在西方文化的舞台上，浮士德的形象独具深意，这不但是因为他求知的热情，而且还应该看到他因求知而起的忧患感：“每逢我们以为我们找着解答，得到领悟的时候，我们总是最愚昧，最不明白的”，因为“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② 这里所道出的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反省全部哲学—科学发展史的深刻根由。胡塞尔之所要宣布欧洲科学、哲学的全面危机，海德格尔之所要斗胆宣称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史是一本糊涂账，都是因为他们看到把世界对象化、甚至把“人”、把“存在”都对象化的研究思路只会使我们一步步地远离存在，远离人类自原始时代起就曾经啜饮的惊异情绪和感恩情绪，由此所生成的世界不是充斥着无生命的“物”就是充斥着无生命的“概念”，真正的“意义”沉沦在黑暗之中。

现代西方现象学、存在哲学正是要引起对存在的意义和意义的存在的关注乏情。诸如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我们也常常挂在嘴边，但我们仍然是在使用经验性的、对象化

① 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

② 洛克尔：《六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8页。

的、所指式的思维工具，期望的是“证实”或“证明”，这与现象学、存在哲学对“意义”的关注是南辕北辙的。胡塞尔现象学的一次重大革命是使“意义”具有不折不扣的独立性，以此为基础，他建构起绝对的先验哲学大厦。就在独立性的、纯思想性的“意义”领域中，胡塞尔把思维与存在、普遍性与个别性、理智与直觉统一了起来。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无比艰巨的：以纯粹的主体性寻求纯粹的绝对性。海德格尔则用更为明晰的语言勾勒出“意义”的图景：人是存在的“意义”的揭示者、守护者，存在通过人显示其真正“意义”，比如“大地”，他说人“守护着”大地的意义，不使其“丢失”。^①在经过更深入的分析后，《思·史·诗》把西方传统与现代哲学在存在与意义问题上的区别表述为：“传统的存在论把‘存在’理解成‘物’之‘性’，或者叫做‘最本质’的‘属性’，这的确是一种经验性、对象性思想方式的产物，这种思想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使西方人忘掉了‘存在’的真正‘意义’。‘存在’是‘世界’向‘人’显示出来的本源性、本然性的意义，正因为‘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Dasein），万物才向‘人’显现为‘存在’，‘存在’只对在Dasein意义下的‘人’有‘意义’。‘存在’是‘人’的‘世界’，而‘人’‘生活在世界中’。‘人’与‘世界’有一种本源性、本然性的关系，原来不仅是一种物质性交往——这是一切动物都如此的，也不是一种‘思想’的关系——这归根结蒂是为物质交往服务的。”^②因

① 叶秀山：《思·史·诗》，第12页。

② 叶秀山：《思·史·诗》，第189～190页。

此，现象学、存在哲学的努力绝非是虚妄的、无意义的，它起码揭示了探索人生在世的真正“意义”的新的途径。这条路径像看林人的巡行路线，有希望到达“林中净土”，一片把“思”与“存在”与“意义”融会为一的澄明之境。

既然既非“物质”，又非“思想”，这种值得我们为之守护、乐于揭示的终极意义在本质上就必然是诗意的。这就难怪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海德格尔那样急迫地、冲动地要在诗人之作中阐发自己的思想，比如他阐发里尔克的《诗人何为》。放眼现实人世，蝇营狗苟于物质的人固然可悲可怜，而那些丧失了内在性、丢失了“意义”的发明家、科学家其实也是迷失在森林中的盲目者。

要让真正的意义显明出来，这是诗人在黑夜里的神圣使命。

要领悟存在的“意义”，就要学会“惊异”和“倾听”，这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思维特征，也是他们向学生提出的基本要求。

乔治·斯坦纳在他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传记的结尾处写道：“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与惊异为伍的思想巨匠，在这样一个空洞的事实——**我们存在而不是存在**——面前，他会长久地惊愕不止。因此，他是一个在平坦小路上设置透明障碍的怪客奇人。这种障碍便是思想，它绝不允许人们对实存事实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俯就。”^① 现代商业社会生活中节奏的紧张、生存

① 乔治·斯坦纳：《海德格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物欲的横流使人们的心灵永远是处于张皇不安的状态，谁还有心思去凝视路旁的一棵树、一片被雨水淋湿的落叶？现代人创造了一切，但对一切都失去了惊异感，失去了因惊异而起的神秘的敬畏之情。这是指那些平凡的事物中有可能引起我们的敬畏而言的，丢失它们，固然是心灵的极大损失，但还只是一种遗憾。更可怕的是，对于我们所视、所闻的事物中那些本应引起我们的惊愕以至愤怒的恶的意向，我们也毫不动容，无所惊异，彻底俯就，这就成了一种耻辱。

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被海德格尔视为真正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对存在感到无比惊异，并力图以本源性的语言和逻各斯体验存在、表述存在。惊异并且倾听，然后描述——而非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最后解答——人所具有的这个**存在**，这就是“思”的独特使命。诗人里尔克说，在先辈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长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散发着亲切无比的气息；而现在机械复制的美国产品却无法使人寄寓所思。这是诗人的惊异与体验。

只有学会惊异和倾听，我们才会珍惜这个熟悉而平凡的“世界”，才会以前所未有的目光去打量它，守护它所呈献给我们的“意义”。

现象学、存在哲学的思想大师们的著作固然是晦涩难懂的，但作为返回本心根源、返回直接之物、返回人与世界的最原始的联系的精神号召，这是并不抽象也不神秘的。熊伟先生在30年代曾听过海德格尔的课，“总觉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启